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第六回 張善人衛生談要略 錢塘縣簽票拿名醫

卻說貝仲英因看病忙碌，自己發了勞倦，病了數天，有十餘日未能看病，日日心緒不佳，一夜夢見張善人來拜，諄諄告誡道：「你之債已收盡，可以回去了。我即你之前身，姓張名善述，祖居杭州，家世素豐富，平生最喜歡周人之急，濟人之困，凡遇瘟疫的年歲，施送靈藥，因而救活的也不少，而我張氏一族，染疫氣的，從來不多，因我最講究衛生的法子，時時教導族人，族人也多感化講究，故張氏一族，子孫今最繁衍，即衛生的效驗也。誰可歎者，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，至今日亦漸漸不講究了。今年杭城內外，又將遭瘟疫慘禍，其故由於街道污穢，一切惡毒之氣，釀成微生物，一逢天雨，遂從溝渠流入河內開內，人吃了這水，碰著穢毒重的時候，即生疫病了。至於平常衛生的法則，尤與疫病有關係，今試將要緊數條，講給你聽聽：第一要戒不潔，凡這疫蟲的來路每每隱伏那污埃穢塵之內，人苟有隙縫可進，他即乘勢而入，所以住宅之內，宜時時灑掃，內外衣服，宜常常洗滌，廚房之中，萬要清潔，那些腐敗及隔宿的食物，斷斷不可入口，坑廁不可接近，糞溺更當除淨，庶幾惡毒新瘴氣，無路可入，是為免疫。如果血脈偏行，因而飲食停滯，遇事則懶惰因循，種種毛病，亦每從此生出來，宜使身體時時小勞，則元氣順暢，血脈流通，飲食亦易於消化，疾病亦無從生了。要擇食物，人之所以要食物的緣故有三：一使身體長大，二補身內所耗費的各料，三增添身體的熱度。惟食物消化的時刻，有遲速難易之分，如稻米，則一時便能消化，魚與蘋果及獸肉均一時三十分，生雞子、熟面、蠶豆均二時，牛奶二時十五分，雞肉二時三十分，牛肉、煮雞子、雞雞肉、馬鈴薯均三時，麵包胡蘿蔔三時十五分，牛酪、牡蠣三時三十分，蕪菁菜三時三十分，咸牛肉四時十五分，豬肉四時三十分，物之消化的時刻快慢，大約如此。人常常揀容易消化的食之，則於身大有益處。以上各節，不過講些衛生大略，然要端已不外乎此，你須切記在心，除自己奉行，並廣勸世人，使人人略知衛生的道理，雖不能疾疫不生，總可以減少了。我因前生有功德於此一方，你即我的後身，理宜到此一方，大行醫道，收前生的債，今債已加倍償收，速速回去，無戀戀於此。

第二要得日光，各種的病菌微生物等類，一逢日光即行消滅，放住室臥房總要使太陽光線透明，非但病菌微生物可以除卻，而人身內大氣得陽光照豁，一切除腐之氣自能謝卻，新鮮之氣常能旺盛，尤可使身體強健，試看牧童樵夫終日在太陽之中暴曬，其身體比平人好幾倍，即是這個道理。三要勤換氣，人之一呼一吸攝取空中的養氣，排出體內的炭氣，人身血氣方能清淨，若此地炭氣混入大氣內較多，則便害人。大數一室之內有炭氣千份之一份，為合度。若室內極其狹小，而聚住多人，則養氣不足，炭氣愈積愈多，必至呼吸迫促，種種毛病從此生了。至於夜間炭火油燈，最容易變壞室中之氣，早起尤必開窗放換，不使再吸入肺內，方免生玻第四要勤洗浴使身體潔淨，不染垢污，機器不穢，則可經久，人身亦然。天熱的時候，宜每日一次，天涼的時候宜七日兩次，惟洗時不可在飯後兩點鐘內，因這時候血之功用正幫助胃中消化食物，治則引血外行，消化的力量必減少許多，恐有停滯等患也。第五要時時運動，安坐逸居，則元氣鬱滯此也。謹記吾言。我去也。」即飄然而去。

仲英醒後，一一記得，用紙錄下，想那張善人的說話，大有道理，欲回去又不忍，欲不回去又不好，鎮日躊躇，不能決斷。遂與夫人廉氏商議，廉氏道：「此時生意旺到極頂，那裡拼得丟掉，況且歷來詳夢，都是反詳的，丈夫不必疑慮，且做了幾年，再作理會。」仲英實在也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思，老馬戀棧豆，那裡肯捨此而去，聽了夫人之話，遂決意不回，仍舊照常看玻且說錢塘縣有個老舉人，姓袁名前謀，他有個十餘歲的愛女，患了損怯乾勞之症，日日請醫服藥，也有數十帖了，誰知越吃越壞，毫無功效。那些醫生的法子，無非是遵著那趙養葵的邪說，用六味丸補陰，八味丸補陽，那裡曉得仲景先生的正法，是審知於勞將成損怯的症，必有瘀血在內，先用大黃、百勞丸等法去瘀血，生新血，然後用健中湯、復脈湯、薯預丸等加減，以祛病補虛。那俞嘉言先生又參用瓊玉膏，合那大黃等早晚間服，是前聖後賢相傳的心法。此等用六味、人味的先生們，那裡知道，往往用些不著痛癢的方，俗談所謂泥牆頭的法子，吃得來不死不活，終於於錢也用盡了，人也死了的地位。

這袁前謀的女兒，被那一般先生吃到脈息由促而結，由結而代，骨瘦如柴，時時心中悸動，雖人尚在地上，略能行動，已成了百日勞的絕症。此百日勞的毛病，若在脈息初見結象時，歇無定數，早用仲景先生的復脈湯法尚可挽回，若到脈息歇有定數將近百日之候，即使仲景先生復生，請他來醫，也不得好了，做郎中的若看到此處，急宜說明要死的道理，早早回他，不可模糊招謗。那時袁前謀的女兒已將近百日了，聞得貝仲英大名，想要請他來看，又出不起二十塊洋錢，不得已東移西借，湊滿了二十元，勉力的請來。仲英那能明白此等病情，一看是個小女子，心中也不經意，便糊糊塗塗的開了幾味補藥，打轎回去了。那曉得此病已到百日，剛剛仲英運氣已退，碰在他釘子上，今夜吃下藥去，明日死了。那袁前謀好不傷心，切齒痛罵庸醫殺人的王八蛋，繼又想道：「背後罵他，也是無益。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又到親友處借了二十塊洋錢，不動聲色，親自到仲英處來請，言昨日服了先生的方，今日大好，到底先生高明，名不虛傳，再請先生今日早些駕臨，將請封呈上。仲英不曉得人已死，只道真正大好，便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令愛若早些請我看，那毛病已好久了，幸虧今來請我，可以挽回得來，也是你的運氣。」即收了請封，答應午後過來。前謀即回去，吩咐家人，一切秘不聲張，到了兩點鐘，仲英來到，前謀恭恭敬敬的接將進去，說道：「適才小女稍能起來行動，此刻又疲倦些，睡在裡面牀上。」仲英即走入第三進屋內，前謀已將中門關上，到得房內，沒有些冷清的光景，前謀請仲英到牀邊凳上坐下，將帳子微微揭開，請仲英診脈，不診時猶可，將手一按覺得冰冷徹骨，脈息全無，不覺大驚，嚇了一跳，諒是人已死了，為何還來請我？回轉頭來向前謀一看，見他面孔鐵青，怒目睜睜。仲英究竟聰明，已猜到八九分，想道：是了，無非要敲我的竹槓，想我銀子罷了。會過意來，也不做聲，慢慢地跑到窗前桌子邊椅上坐下，見桌子上紙筆墨匣早已端整，即拿一張紙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張趙家豐裕銀號內的匯票一千兩銀子，畫了花押，遞與前謀，前謀看過說道：「方子是不錯了，無奈分兩還嫌輕些，當再加重可一眼就停妥了。」仲英無可如何，只得又寫一張五百兩的遞給過來，前謀方才笑容滿面，教獻茶來，取水煙袋來，又擺上些碟子水果糕餅之類，仲英也無心去吃，呷了一杯茶，抽了兩口水煙，即匆匆辭了前謀出來。前謀送到外面，照舊付了轎錢，客客氣氣，送出門去。仲英受此悶氣，回家之後，想想實在懊惱，又對人說不出來，因此氣成了毛病，有二十餘天不曾出去看玻過了兩月，恰恰事有湊巧，禍不單行，這也是仲英醫道不精，無一定主張的緣故。錢塘縣城內大街上有個胡正榮，開著一個大書坊，年已五十左右，單單有一個獨子，年紀十六歲，患了春溫重症，蓋因冬時受了寒邪，伏於少陰腎溫，入春又感外邪，發於少陽膽經，此症輕者，只要用兩帖加減蔥白豆豉湯，或銀翹散治之，數日即可癒了。或其人下元先虛，又重受外邪，喻加言謂之兩感症，每每三日即死。今胡正榮之子，正患此症。

第一次請仲英去看，用了一帖桂枝湯，明日加重，又請去看，開了一帖黃芩湯，不料服下之後，到明朝剛剛第三日，竟爾死了。胡正榮痛不欲生，而於方子寒熱，亦稍看得出，謂貝仲英昨日用熱藥，今日用寒藥，雜亂無主，一定被他吃死的了，加以愛子心切，遂拿兩張方子，請人寫了一張狀子，到錢塘縣裡去告狀。正值知縣桑少良升堂，那桑少良是個捐班出身，貪食貪財的糊塗官，今日正吃了幾斤紹興酒，醉醺醺的出來坐堂，及至到得堂上，已沉沉欲睡，那胡正榮悲子心傷，一頭手執狀子，一頭哭著，跪上去稟道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姓胡名正榮，住在大街上，開一個書坊，年已五十二歲，單有一子，今年十六歲，自正月二十八日患了毛病，請了一個醫生貝仲英，他頭一日開了一帖熱藥，第二日開了一帖寒藥，小人的兒子，遂被他吃死了，求大老爺替小人作主。」帶哭帶訴的說上去，說罷，卻不聽見錢塘縣開口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原來大老爺已睡著了。

那胡正榮急起來，只得伏在地下大哭，錢塘縣的跟班看看不像樣，便來推醒了老爺，老爺睜開眼一看，心裡明白，喝道：「你快些說上來。」胡正榮只得又訴了一遍，錢塘縣的跟班，怕老爺再睡著，遂拿長煙袋裝了一口煙送過來，錢塘縣吸著煙，聽完了，胡正榮遂把狀子呈上去，錢塘縣略略看過，便開口道：「據你說，這個醫生，他會吃死你的兒子，是很可惡的了，本縣准你的狀

子，你下去慢慢地候批。」胡正榮道：「就求大老爺派差去捉他，小人的兒子死得好苦喲。」錢塘縣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貝仲英既然害了你的兒子，你自然認得他了，你去趕緊把他捉來，本縣一定替你重重的辦他，快去拿來，限你今日就要找到，若是教他走了，拿不到，我是要找你的。」

胡正榮道：「小人不能親自去拿他，他是個發財的大醫生，與那一班鄉紳來往，總須求大老爺去捉他才好。」錢塘縣道：「你這人好不懂理，你既認得他，到不找，我又不認得他，怎樣去找他呢？總而言之，這等無關緊要的案情，一年也有二三百起，本縣都叫原告自己去找來的，偏偏你這樣的放刁，可惡可惡。」那跟班在旁聽了，覺得太不像樣子，又聽得是個發財的醫生，也可弄他數百吊錢，便到老爺眼前去踢他的腳，錢塘縣會意過來，說道：「你方才的說話，倒也有理，本縣替你去拿那醫生就是了，回去在家候審罷。」胡正榮便叩了頭下去。

原來這糊塗官的奶奶甚是能幹，也是個要錢的女太歲，但不比那桑少良又貪財，又糊塗，那奶奶平日裡恐怕丈夫在堂審事一味糊塗，遇著那可賺錢的官司也一味不理，便弄不出錢來，所以預先與丈夫言明，凡堂上有人告狀可弄錢的事情，我教你的跟班站在你旁，踢踢你的腳，你就答應下來，不可忘掉，牢牢記著。故方才跟班一踢他的腳，他就會意過來，當下簽了一張朱票，差人到貝仲英家來捉人。仲英正在那裡診病，做夢也想不到要吃官司，忽見差人手執朱票進來，倒嚇呆了一邊，及至問其來由，看了票上的情節，方知就裡，也知自己開的方子，寒熱參錯的不好，不過這胡正榮也太惡了，當時與差人講明銀子，說：「等我講過差房，我要加訴呈的。」那差人道：「現在這位太爺只要有錢便好說話了，貝先生既肯多用些，請個鄉紳進去摸摸他的紗帽，這事便容易完結了。」仲英聽了差人的言語，先開銷了他的使用。付時趙封翁早已亡過，只得請了封翁之子竹生拿了七百兩銀子匯票，到縣裡去。那知縣一見銀票便歡喜著，滿口答應道：「這些小事情都在兄弟身上，替貝先生開交便了。」當晚胡正榮被知縣喚去說道：「醫生替人家治病，生死乃是常事，從來沒有加罪的，本縣賞你三十塊洋錢，作買棺之費，也算板周全你了。」胡正榮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答應，收了洋錢，謝了賞回去了。

時正咸豐三年，粵匪猖獗，蹂躪各省，江南金陵已失，賊匪有窺杭州之意，後來打破杭州，那桑少良全家遇難，也是貪官的報應，天理昭彰的。趙竹生知金陵已失，遂挈家眷回湖州去，在祖遺城內舊宅，修理居祝料得粵賊如破了杭州，必打湖州，遂與城鄉內外紳香，創辦團練，保衛桑梓，後來浙江全省皆陷，賊目黃文金攻打湖州，公激勵士卒，晝夜嚴防，大小數百餘戰，幸未即破。那湖州城三面臨水，攻打本自不易，無奈黃老虎水陸環攻，日夜不息，公多方抵禦，以待救兵，城隨破隨還者數次。時李公鴻章，督師江蘇，力圖收復，知公之賢，屢奏其功，文宗疊降恩詔，薦升公按察布政之職，後因孤城難守，公才可惜，欲大用之，文宗密諭李鴻章，傷公衝出重圍，使署福建巡撫，從問道赴任，而公不忍眾人皆死，我獨幸生，得詔書悲泣，與眾人揮涕而道：「誓以死守此城，城亡與亡。」

卒以糧盡援絕，八個月而城破，公吞金不死，賊目以禮待公，生致公於蘇州偽忠王，偽忠王聞公至，出郭十里迎接，待公以上賓之禮，厚其供奉，一切飲饌僕御女樂之類，曲意奉承，欲買公之心，冀公之為他用也。而公不為屈，後卒遇害，賜諡忠節，湖州建立專祠，至今春秋致祭，公子孫簪纓不絕，也是忠臣之報。

再說貝仲英官司了結之後，在兩月之內，連遭此變端，想著張善人告誡之言，欲回常州府去，又聞得南京已失，賊匪紛竄各處，常州恐亦難保，惟上海華洋雜處，有洋人保護，是個安樂之地，遂將家眷什物，搬到上海，在城內居祝到得杭州破時，仲英已回上海，不曾遭難，也是他前生為善的報應。

仲英住在上海，也不行醫，倒也肯做些好事，逢著那些窮苦的人，施給些錢米與他，逼著要賑荒的地方，也捐助一二百元，時行瘟疫的時候，又製了幾種痧藥，廣為施送。長子文彬，已早與幼秋小姐完過姻事，到蘇州去行醫。次子祖蔭也有七八歲了，請了一個先生教讀，倒也資質聰敏，讀了五六年書，開起筆來，教他做些文章，也一做就會。字也寫得極好，又讀了些醫書，不過時好頑戲，不肯在書房內認真用功，時與一個書童周寶珊出去頑耍。這周寶珊俊秀伶俐，祖蔭極歡喜他，雖不懂那詩書，也在書房內學會寫幾個字，後來同祖前私行出去，打茶圍，耍娼家，被仲英知道了，打了一百板子，他懷恨在心，便偷了仲英二百塊洋錢、兩本方子，逃走出去，不知去向。那祖蔭終是遊蕩慣了，正路功名上也不去巴結，專干時髦上講究些外面應酬工夫，合了一班朋友，不時到歌台舞榭，醉月評花。

二十二歲上仲英與他完姻，成親之後，稍能在家用些功課，講究些醫學工夫。不料過了年餘，舊性復發，仲英教訓了幾番，略為好些，然仍不全改，家財也被他用去不少。

到了光緒初年，仲英想上海繁華之地，他已成習慣自然，不如使他進京，捐個京官，他志趣本大，又會應酬，到官場中去混混將來倒末可限量，遂與他二三萬銀子，差個老家人貝福同他進京。祖蔭又私下挪借了二萬銀子，於十月初搭了輪船到天津，再僱驢車進京。進得京城，覺得首善之區真正甲於天下，說不盡那繁華景象，又紛紛下了一場大雪。正是：馬驟車馳香雪海，天開地辟帝王州。且看下回分解。